

氏羌

棘氏羌源流考

历史



● 人类体质



● 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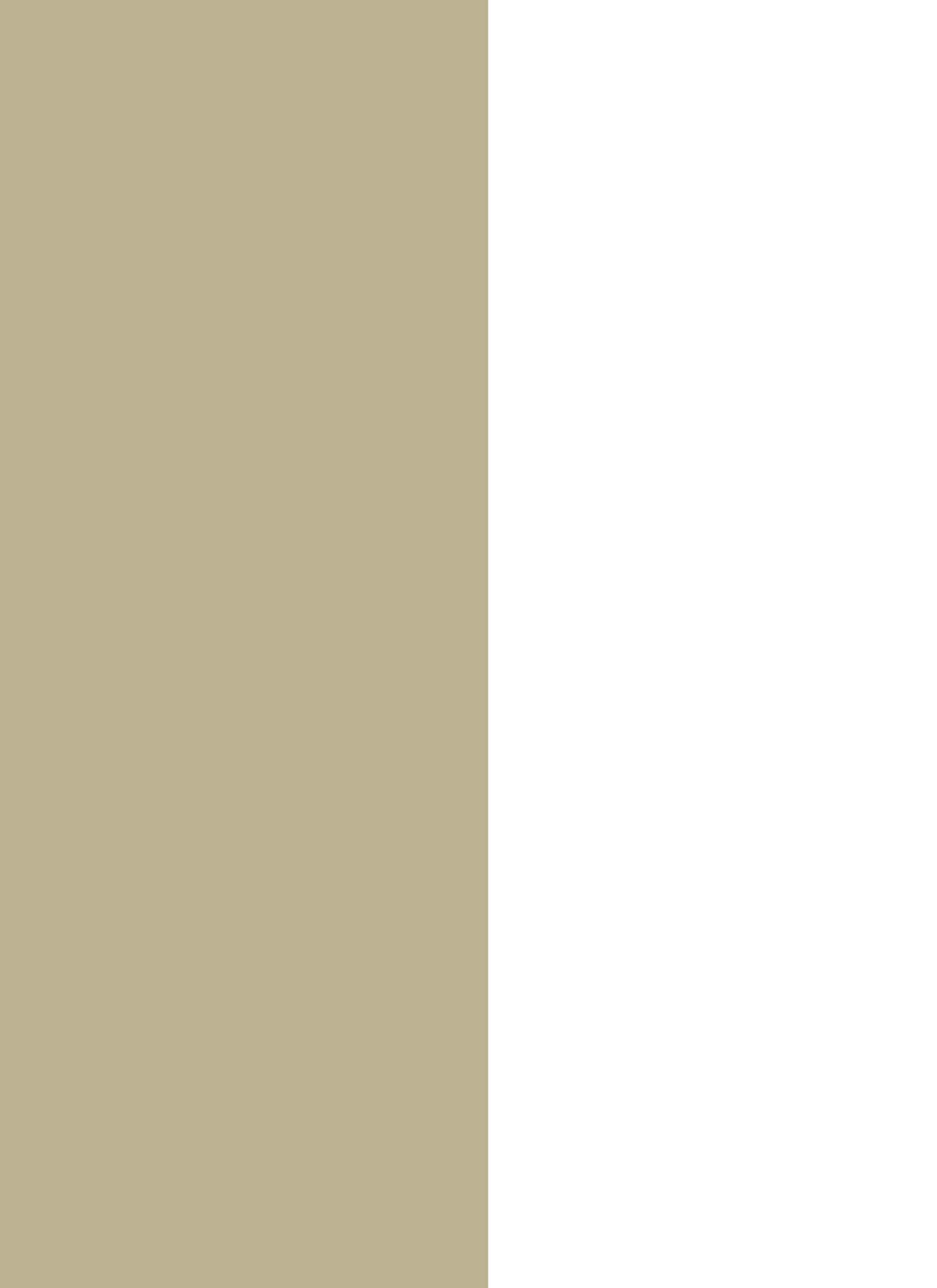
● 原始信仰



应骥○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氏羌

棘氏羌源流考

历

史

●

人

类

体

质

●

民

族

●

原

始

信

仰

应骥○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夔氏羌源流考 / 应骥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531-7

I. ①夔… II. ①应… III. ①古代民族 - 民族历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6662号

夔氏羌源流考

应骥 ○ 著

策划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严永欢

封面设计: 周 旸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520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531-7

定 价: 85.00元

地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电话: 0871-65031071 65033244

邮编: 65009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探讨梵氏羌民族之源为主要目的的读物。从目前的情况看，民族源流仍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所在，然而能真正提出一针见血的有价值的创见者，实在是少之又少、寥若晨星。

笔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出现在有关学科的文献资料中涉及考古、历史、人类体质、民族、民俗、原始信仰乃至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最新论断逐一做了比较和分析，经过再三推敲思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并用以解释各种目前还无法解决的疑难，竟取得了屡试不爽的理想结果。故敢于将这种独特的新见解提出来供作参考。

这些内容除了为笔者过去已提过的诸如“一、东夷西迁；二、羌非西北土著，而是源自东夷中的犬夷，西迁到黄河上游地区后该族改称犬戎，不久又改称羌。因此羌实际上是个多民族共同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等见解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据之外，还提出了：（1）汉族中的客家人其实跟浙江宁波人一样，都是古代骇沐人（即河姆渡文化居民，属濮系民族）后裔。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其先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北上去了山东、苏北一带；其另外一部分濮人后裔（即后来被称作“霍人”的群体），则于商、周时期北上，去了山西晋南太岳山区的霍县和安徽的霍山县及其北部的霍邱县等地；剩下的人（即北方濮人）继续往西迁徙，进入西域，甚或去了印度西北部；原住在南方的霍人，则去了印度南部。尽管他们分散于国内外，但无论身在何时、何地，仍自称为霍人，其爱家、爱国和永不忘本的可贵品格，令人敬佩。“霍”实为骇沐二字之切，也是广州话客家之“客”字读音。霍人留在国内的同胞手足，后来陆续往南迁徙，去了赣闽粤三省接壤的山地，定居在粤东的梅州市及其周边地域和粤北的韶关市一带，这些人就是客家人。（2）占白族总人口大多数的民家人，实系明初从其老家迁徙到云南大理地区的浙江明州（今宁波）人。（3）藏源于羌。但在藏族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自称为“蕃”的民族在。据蕃人自称：蕃人与羌既不同族也不同源，他们来自西藏的山南地区，后来迁至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他们先后征服了吐谷浑、苏毗，建立了吐蕃王国，统一了整个西藏。蕃即梵（濮），跟其他地区的濮人一样，也基本上都是定居的农耕民

族。除西藏外，远在东北的鲜卑人后裔的契丹人中也有蕃人，契丹人的生产、生活习俗、原始信仰，上至国家年号称“大蕃”，下至婚丧嫁娶，几乎全然蕃化，只有很少部分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习俗。在横断山脉以东的四川雅安地区，古代曾建有附国。该国人的生产、生活习俗，尤其是在丧葬习俗方面的一些做法，与契丹人、吐蕃人十分接近甚或完全一致，很少有不同的地方。从这一现象来分析：附国人很有可能也是蕃人的一支。“附”可能是“濮”音之转（即“附”是由“濮”这个爆破音“pu”，逐渐转变为轻唇音“fu”的转换），它反映了古代藏缅语族语言之间的一些微弱差别，说明“他们原本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同祖、同源、同族”的猜想，也完全是讲得过去的。（4）早在东夷西迁之前，濮（僂）人先民就已进入西域（今新疆）。他们除为当地的山川河谷和原野等都起了带“僂”字音的名称外，还把古濮语（宁波话前身）的常用词，如“阿拉”（表示第一人称“我”“我们”）等词也用于山名、山谷名。东夷西迁后，“羌”字也在西域出现，如“若羌”“叶尔羌”等。“僂”“蕃”音除了留在国内之外，还远播中亚、东欧、地中海周边乃至北非等地，如伊朗古称波斯的“波”，就是明显带“蕃”音的字。这些都为濮人西迁行踪提供了有用的证据。

前 言

燹、氏、羌是早在距今一万多年前即已存在的古老民族，而且其某些方面的影响仍表现在今天的白、彝、藏、壮、傣、仡佬等民族身上。在民族源流方面，除了仡佬族之外，其余的差不多都有过与燹、氏、羌民族之间的混血后裔，导致民族融合进度的加快。其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数量上的多少和时间上的长短罢了。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些民族当中，尽管彼此还存在某些明显的不同，但大体上相似、相同的地方更多、更明显。

从历史上看，华夏民族对其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是以中原为核心，将各民族所在地和他们的族称等结合起来，对生活在四个方位上的各民族集团分别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其实少数民族内部，还是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我行我素，对此类事情一概置之脑后。

“东方曰夷”，夷是“盐”的古音（古代夷、盐、燕等字同音，这可用江浙话来验证），可用来指海洋和（中原东部的）滨海地区，亦可用来称住在那个方位的古代少数民族。但早已知道始于史前时期的“东夷西迁”，特别是获悉原本居住在南方的濮系民族也同样有过他们自己的西迁之后，司马迁等人就开始在《史记》中将西迁至中南地区的东夷人称作“南夷”，南夷西部的一些东夷人则称作“西夷”。它似乎在向人们表明：东夷人西迁确有其事，是无可否认的史实。到了后来，像《后汉书》等史籍，将南夷和西夷合起来称作“西南夷”。就这样，形成了不仅东方有夷人，南方、西南方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夷人。这些人的先民大都来自东土，他们并非西部土著，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

不过当对待具体到（东夷中的）某一支系，如犬夷，西迁后就无法称之西×夷之类的名称，这该如何处理才好呢？聪明的史家们想出新招，即在不动其原族名“犬”字的基础上，把它后面的那个夷字改为“戎”，称作“犬戎”。真是省时、省事，一字搞定。这岂不是为东夷西迁之举又增添了一条重要的证据么？还有徐夷也仿此，即西迁后改称“徐戎”。犬戎也好，徐戎也好，他们到了甘青地区后，统统被改称为“羌”，这就是西迁东夷人后裔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族称。

可是到了数千年之后的现代，即使是某些专门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民族

史)的专家当中,也仍有人对这些情况“视而不见”,非要把源自犬夷的羌族说成是“西北土著”,好像只有这样做才觉得放心似的,这又是为了啥?绊脚石若不及时清除,创新努力说不定将会付诸东流!

出现在我国远古时期的较大移民活动,除了东夷西迁之外,世代居住在南方的濮系民族也同样有过西迁的经历。原居住在湘赣一带的古濮人西迁,似早于东夷西迁,最早的,大致在距今8000多年前。这些被称作“干越”的濮人先民,从江西万年出发,往北去了鄱阳湖,抵达了长江边。接着,他们溯江而上去了武汉,在汉水出口处拐进汉水,继续溯源行舟,来到了陕南汉中地区的老官台,给后人留下了老官台文化遗址。未北上的濮人仍聚集在“左洞庭,右彭蠡^①”一带。

提及濮人,似有必要先说说霍人。从语言角度看,濮是霍的爆破音,两者最基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濮”音先紧闭双唇,然后以较强气流从口腔中冲出,冲破两唇阻力所发的音就是“濮”。如果发音时再适当扩大双唇间距,发成比“O”口型的气流稍弱的近似音,那就是“霍”。若用日语片假名表示,“濮、霍”的口型,前者是“ウ”,后者是“オ”。“霍”实际上是“骇沐”二字相切之音,由此可见,霍人应该就是古代河姆渡文化居民——骇沐人的直接后裔,距今有七八千年了。霍人就是濮人后代,就是现代江浙人中的宁波人(“波”即“濮”之轻音)。

前面说“提及濮,要先说说霍”。这首先是由于濮、霍实际上是同祖、同源的同—民族。换句话说,“濮、蒲、薄、卜、焚、毫、巴”等都是同音异写,因此濮、霍其实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族称而已。为避免纠葛,先提出来让公众认识一下,使读者有个大致上的了解,以免读到后面越看越糊涂,容易使人厌烦,影响阅读兴趣。其次是濮即焚,古音同(可用江浙话验证)。但这两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却不同音,就连史书也会误将焚人说成是西南土著或羌之一支……把原本简单明确的问题说得玄之又玄。

还有,濮人先民自江西万年往东迁徙,来到浙北杭嘉湖地域和宁绍平原乃至苏南。其中心区域就在宁绍平原余姚市河姆渡一带。他们就是著名的河姆渡文化的开创者,霍族先民骇沐人。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则过江北上,去了苏北,山东中部至南部、西南部以及往东直抵滨海。这些濮人到了北方后,与当地东夷中的犬夷相依为邻,人们把他们也看作是东夷,称之为徐夷、淮夷。就这样,

① 彭蠡即鄱阳湖。

直到他们西迁至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接着，这些北上濮人跟犬夷、氐等民族一起被称之为“羌”。因此，羌实际上是民族共同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由于史籍对此语焉不详，致使后来者深受“蒙蔽”，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在其名著《中华民族源流史》第251页上有这么一段话：“濮，亦作卜……”同书第252页则称：“然濮族古地，实跨豫、鄂、湘、川、滇、黔六省也。”“濮族古国，实以夜郎及滇为大宗……”

以上就是骇沐人亦即濮人到了北方和虽未北上，但已迁到西部的南方濮人的大致情况。为了便于区别，笔者将前者称之为“北方濮人”，以便与未过江北上的濮人相区别。

霍人也一样，在东部时，他们于商、周时期曾去了山西省晋南地区的霍县，另一支则去了安徽，落脚在该省的霍山县。《东夷文化通考》第453页称：“……如被认为是以雨鸟为图腾的霍族，商初迁至山西霍县一带……其另一支在商末曾迁到淮水之南。”同书第456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有灞（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有鬻城）……’”

在境外的霍人，则在未出境之前，即先于羌人进入西域，然后往西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兴都库勒^①，再南下到印巴边境的奇特拉尔地区。在那里人们将他们称作霍族人，所使用的语言叫做霍瓦尔语。对此《穿越帕米尔高原》第267页称：“奇特拉尔的土著人口很可能就是被称做霍族人（所说的语言叫做霍瓦尔语），他们在居民中占多数。”

同书第268页：“奇特拉尔人称自己的地方叫做霍，他们的语言称作霍瓦尔语。因而奇特拉尔的分区就命名为图里霍、穆尔霍和卢德霍。”

至于印度南部的霍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旧版）第189页记载：“霍人（Hos）南亚印度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比哈尔邦的辛格布姆、塞赖克拉和卡尔萨温，以及奥里萨邦部分地区……使用霍语属南亚语系蒙达语族。迷信万物有灵，盛行祖先崇拜……主要从事农业，栽培水稻、玉米、稷类和豆类，兼事狩猎和采集。住房为板墙脚屋，壁涂牛粪，屋顶苫草……人死后行土葬。”

在对霍人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我们再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深究其来源。请看《穿越帕米尔高原》第270页：“在奇特拉尔河的主体河谷……总称作卡尔-巴拉的一些大的旁谷中，大部分的居民，不论是从事农业的土著后

^① 兴都即史籍上的“身毒”。

裔，或是各个统治阶级，都说霍瓦尔语。这个词来源于‘霍’字，即农民们用以指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地方。”“霍瓦尔语在卡菲尔语与一些东方语族之间属于中间或独立的地位，‘经常可以看出同加尔查诸语言有极为相似的地方’。”

同书第 271 页：“霍瓦尔语是整个奇特拉尔至德罗什的一般人所说的语言。住在吉尔兹河谷……直到古波斯地区的人也说这种话。有些地区，例如亚辛、卢德科赫^①……居民有自己的方言，但他们都懂霍瓦尔语。”

《穿越帕米尔高原》第 268 页：“根据格里尔森考证，这个地带所说的所有雅利安语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达尔迪语，其中在奇特拉尔所流行的霍瓦尔语是最接近于兴都库什以北所说的许多伊朗语族的加尔查语。”

同书第 269 页：“……在多拉赫河东南的卢德霍河河谷的大部分地区的主体居民是称作伊德加赫的来自巴达克山的移民，他们的语言与多拉赫河西北山区蒙詹的东伊朗语几乎相同。在卡拉·德罗什附近的马达格卢什特出现一个说波斯语的巴达克山人的集居地……说明奇特拉尔的土著居民从很早时期起就受着伊朗人的强大影响。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奇特拉尔人的体态特点，根据我们从外貌上所能看到的，好像同奥瑟斯河流域和在帕米尔周围的，以加尔查人或那些说伊朗语的山区部落同样代表的阿尔品种人几乎无从辨别。”

以上差不多都是关于霍瓦尔语的情况，只是在最后才说出从语言推断这些人在人类形体方面相似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同源民族。请再看同书第 268 页的一段话：“……看不出在奇特拉尔人与帕米尔的和奥瑟斯河区的说加尔查语的人之间有多大区别……在体态上……在他们的组成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印度—阿富汗血统。”

上面这几段话的主要意思是：

(1) 印度西北部的奇特拉尔（过去叫“卡什卡尔”）的主要居民是霍族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叫霍瓦尔语。

(2) 这个地区的大多数人，包括农民和统治阶级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周边地区人群，都通用霍瓦尔语。即使那些有自己家乡方言的人们，也都懂霍瓦尔语。

(3) 奇特拉尔人的语言，是霍瓦尔语，巴达克山人的语言叫加尔查语。这两种语言非常相似，几乎到了难以辨别的程度。这两种语言跟东伊朗语（即古波斯语）也相当接近，可见其间影响之深。有人说，奇特拉尔的土著居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受到古波斯人的强大影响。

^① 卢德科赫可能就是后面的“卢德霍”。多拉赫、伊德加赫等的“赫”，也很可能就是“霍”。

(4) 从人类体质形态角度上观察，奇特拉尔人和加尔查人以及说波斯语的山区部落，即阿尔品种人之间的相似程度，已到了几乎无法辨认的地步，有人说，这些人具有印度—阿富汗血统。

霍人即骇沐人，也就是距今已有 7000 多年远古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居民，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人。《穿越帕米尔高原》一书说的是印度西北部的奇特拉尔地区，如此看来这部分人应是北方霍人。虽说比起从江西北上，直接去了陕、甘、青地区的濮人先民来，似略晚了些，但最晚至少也应该在距今 5000 ~ 6000 年这一时间段之内。

大溪文化居民跟霍人一样，也是古濮人。考古材料证实，早在史前时期，他们就已与南亚滨海地区的原始居民之间有了贸易和人员的来往。《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第 189 页有这样一段记载：“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境内（今已改为重庆市辖区）的巫山大溪遗址的古墓中，曾出土有松绿石、玉器、海螺及象牙器等物，这些器物都不是当地的产物，可能是交换得来的，距今已有 5000 多年。大溪遗址古墓中出土的海螺，很可能是蜀郡商人从印度一带传入。”

当然，印度是与之有关的地域之一，但中亚地区的古波斯国人，不仅与大溪人有联系，说不定他们（指波斯人）自己就是远古时期去了波斯的濮人，而且有可能是霍人的先民。这些情况通过上述内容，经反复思索，就能豁然若揭，确信存在这种可能。

与大溪人、霍人相似的，还有居住在新疆西南边疆上的塔吉克人（详情请参阅本书“羌族”的有关部分）。

至于本书定名为《夔氏羌源流考》，首先是由于夔人不仅国内比比皆是，处处俱在，即使是境外，他们也是左右逢源、足迹遍布五大洲的敢想、敢干、敢说一不二的刚强民族。因此，它在民族史中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他们应是夔、氏、羌等民族中的“重中之重”，是十分重要的、了不起的民族。同时，他们还是跟汉族（特别是南方人）渊源关系非常紧密的民族，故诸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创制者当中，就有濮人（主要是融入彝族的濮人）的一席之地。

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所使用的夔、氏、羌等族称，主要是用以指大范围内的所有民族，即民族集团。例如，“濮人”，就是指濮系民族中的所有濮人，而不是单指百濮中的某一支系。也就是说，追求的是“求大同”而不细究“小异”。

本书书名跟内容（指所述的民族名称的排列等）看似不一致，实系因这些民族当中都有着夔、氏、羌等古代民族的影响，且密不可分，若不这样安排，恐很难往下写。其中原因只需耐心看完全书，一切答案就全有了。

目 录

前 言 ■ 1

民族源流篇

第一章 白 族 ■ 3

一、白之主体民族——僰 ■ 4

（一）僰即濮 ■ 4

（二）濮人南北皆有 ■ 17

（三）濮人西迁是东夷西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 30

（四）东夷西迁之依据 ■ 31

（五）西迁濮人惨遭灭顶之灾 ■ 34

二、氐之探讨 ■ 35

（一）氐之源 ■ 36

（二）叟（蜀）、雋 ■ 40

（三）关于长翟、大人 ■ 43

（四）关于鬼方 ■ 46

（五）从国外有关文献资料中取证氐即狄 ■ 50

结 语 ■ 58

附录一 白族民家人源自“明州人” ■ 59

附录二 骇沐人（即河姆渡文化居民）之弃老陋俗 ■ 65

附录三 也谈戈基人族属 ■ 70

附录四 从“孟—高棉”一词探讨这个民族的族源 ■ 76

第二章 羌 族 ■ 81

一、从“三苗徙之三危”谈起 ■ 81

二、羌源自犬夷 ■ 86

三、从语音角度探讨“伏羲”一词的原义 ■ 91

四、伏羲氏族源之再探索 ■ 93

五、羌戎西行 ■ 98

六、活跃于西域的濮人先民 ■ 102

七、楼兰古国 ■ 105

八、由羌人传入西土的原始信仰 ■ 107

九、祭天与崇火 ■ 108

十、草人的特异功能 ■ 113

十一、西域羌踪 ■ 114

十二、境外的羌人后裔 ■ 119

结 语 ■ 145

附录一 中日古代三女国 ■ 147

附件 任乃强先生谈女国 ■ 168

附录二 探索塞人之源 ■ 170

第三章 彝 族 ■ 185

一、竹图腾神话和竹崇拜 ■ 186

二、竹生人神话再次显示濮人的移民踪迹 ■ 188

三、彝族是夜郎主体民族之说的由来 ■ 190

四、彝族土著说 ■ 193

- 五、彝族源于东夷中的犬夷和徐夷、淮夷、风夷之依据 ■ 197
- 六、与甲骨文共源的彝文 ■ 205
- 七、彝族太阳历 ■ 220
- 结 语 ■ 226
- 附录一 日本人类学、民族学家鸟居龙藏西南之行 ■ 227
- 附录二 东亚各有关民族之 HLA 抽样调查 ■ 237
- 附录三 关于“凤头鸡” ■ 241
- 附录四 话说骇沐人、霍人和客家人 ■ 245
- 附件 客家话、宁波话之读音比较 ■ 258
- 附录五 从中原地区未出土过印陶纹说起 ■ 260
-
- 第四章 藏 族 ■ 271**
- 一、藏之源流探 ■ 273
- 二、以头颅型定民族之举似欠妥 ■ 279
- 三、吐谷浑 ■ 282
- 四、吐 蕃 ■ 284
- 五、蕃源于濮（僂） ■ 286
- 六、藏汉同祖同源 ■ 313
- 结 语 ■ 319
- 附录一 敢闯亚欧大陆的鲜卑人 ■ 321
- 附录二 华夏源流初探 ■ 335
- 附录三 从“虎皮衣橱”到“岱猷丝帛”和“羽猷夏翟”的思考 ■ 350
-
- 第五章 仡佬族 ■ 353**
- 一、源流、概况及“仡佬”一词之来历、含义 ■ 353
- 二、夜郎古国主体民族辨析 ■ 355

- 三、仡佬族人之初步印象 ■ 357
- 四、历史上的仡佬族先民 ■ 360
- 五、僇人悬棺葬俗及僇人后裔 ■ 361
- 结 语 ■ 363

民族文化篇

第六章 生产、生活习俗 ■ 369

- 一、何谓饼? ■ 369
- 二、从夏布联想到吊脚楼 ■ 377
- 三、话说骇沐遗风 ■ 384

第七章 原始信仰 ■ 396

- 白族、藏族和日本人的民族信仰 ■ 396
- 结 语 ■ 409

第八章 语言比较 ■ 411

- 一、白语、宁波话和日语中的残存原始濮语 ■ 411
- 二、从语言角度再探白族源流 ■ 428

后 记 ■ 441

民族源流篇

